

初中學生文庫

註釋分級古文讀本

乙編三

編者 呂珮芬



中華書局編印

註釋分級古文讀本 乙編三

莊辛論幸臣 (節文)

戰國策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犬以逐兔，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牢，羊圈也，未爲遲也。』喻起見得
失後補救，尙來得及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喻失地不足惜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有數千里，豈特百里哉？言及今尙可有爲果能補救，不爲遲晚

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即蜻蛉也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俯啄蚊蠃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調飴，使膠於絲，將拋之而黏其翼加

己乎四仞之上，八尺曰仞而下爲螻蟻食也。自此以下至蔡靈侯皆喻不知防患而得患者也喻一

夫蜻蛉其小者也，渡下章法黃雀小鳥因是以。猶言亦是也。俯囁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

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以同類之雀招誘之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以爲饌也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喻

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也。

水鳥

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噉鰭鯉，仰嚙陵衡。

衡與菱同

通香

草也。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矚

盧，磬音波。石鏃，盧黑弓。

治其矚繳，矚，弋射矢繳。

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蓋其物愈大，其飛愈高也。被劉磻，

被著也。劉，音監。利也。磻與磬同。

引微繳，折清風而抔矣。

抔同

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

三

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

前三喻皆以物由物及人漸引漸近

因是以南游乎高陂，

地名

北陵乎巫山，

飲茹溪之流，

茹溪，溪名。

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女，右擁嬖妾，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

高蔡，即上蔡。

而不以

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

子發，楚大夫。

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

春秋昭公十一年傳：楚子誘蔡侯般殺之。

於申般即蔡靈侯也。與楚王言而引楚滅蔡事爲喻，尤見警切。

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子之事因是以。

說入正文

左州侯，右夏侯，

二人常在側

輦從鄢陵君與

壽陵君。

二人輩出則從此。四人皆楚幸臣。

飯封祿之粟，

食所封之祿。

而載方府之金，

方，四方金。

與之馳騁乎雲夢

之中，

雲夢，二澤名。

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

此句是通篇關鍵。

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

穰侯，秦相魏冉。

秦王謂昭

也。填隄塞之內，

填，兵滿也。隄，與鄢同。

而投己乎隄塞之外，

事若至此，則患已深，不可爲矣。及今爲之，

尚未爲遲晚也。說得悚然可懼。

卜居

屈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障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太卜主卜之官。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先敘卜居之由

詹尹乃端筊，筊，音拂，拂龜也。筊，著龜莖端以筊卜也。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志純一也朴以忠乎？將送往勞去聲來斯無窮乎？抑言將俗竭以誠利以身也

從不知者一。寧誅鋤草莽同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抑大人指寵貴者言。將歸隱於農畝。

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音俞生乎？媮樂也。言將不直諫而觸禍。抑竊祿而苟存也？將不直諫而觸禍。抑竊寧超然高

舉以保眞乎？
天保眞守也其將呢。
足音訾慄斯，
伊音啍啍，
屋兒音嚶呢，
如以事婦人乎？
啍呢訾慄斯，
伊音啍啍，
屋兒音嚶呢，
如以事婦人乎？
啍呢訾慄斯，
伊音啍啍，
屋兒音嚶呢，
如以事婦人乎？

婦人。性。抑。一。強。顏。以。諂。事。人。之。也。不。知。所。從。者。四。以。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

以絜楹乎？性突
滑梯澤無章隅
性角柔也。輒滑
絜稽比酒器也。
可楹轉屋注柱。
吐圓酒物不謂已。
俳方優而之求。
人圓詞也。不言
窮將竭。直有行
如己滑。稽抑也。
曲脂

順人從者五。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昂昂馬行貌。將汜汜同泛若水中之鳧鳧野鴨（乎）與波上下。

儉以全吾軀乎？以言將奮才以自見抑枉道以求容也寧與騏驥抗軛乎？騏驥皆良馬軛轅端橫木駕馬領者將隨駑馬之

迹乎？

驚下乘也。言將上希聖賢，抑下比愚劣也。不知所從者，七。

寧與黃鵠比翼乎？

黃鵠，大鳥。一舉千里。

將與鷄鶩

音木，鴨也。

爭食乎？

言將與高

士同遊，抑與小人共。祿也。不知所從者，八。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

蟬翼爲重，千鈞爲輕。

三斤爲千鈞。

蟬翼至輕而重之，非千鈞至重而輕之，是非不辨也。

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黃鐘，爲六律之首。瓦釜，雷鳴而獲用，是美惡不分也。

讒人高張，賢

士無名。

濁濁不。清如此。

吁嗟默默兮，

歎世人無可與言者。

誰知吾之廉貞！

詹尹乃釋筭而謝曰：

『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爲尺而不足，則有所短。爲寸而有餘，則有所長。

物有所不足，智

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

物謂龜數謂筭言龜筭所不能及者雖鬼神亦不能知也。

用君之心，行君之意。

龜筭

誠不能知此事。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

本傳相如爲郎時，會唐蒙使略通夜郎，使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

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

武帝

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

將欲

討外必先安內，並伏下非陛下意。

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北路已討。

康居、西域，

康居西域國名重譯納貢稽顙來享享獻移師東指閩越相誅閩越王郢攻南粵漢發兵

弔恤之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太子入朝南粵爲東粵所伐漢以兵救之南夷之君西焚音

之長夜郎焚中常效貢職不敢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上貌口向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

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唐往賓之此段論以漢

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謂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

其乃發軍興制以發軍之法驚懼子弟憂患長老三句歸過郡又擅爲轉粟運輸此句歸過

皆非陛下之意也豈陛下肯出此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此段論以徵

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燧舉燧夜燔皆攝弓而馳攝弓謂張弓荷兵而走流汗相屬

惟恐居後此就出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此就來

死惡生非編列之民編列謂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

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析分也白藏天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甲宅居終則遺此就來

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承忠功業著而不滅是以

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此段論以盡人臣之

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至身死無名，謚爲至愚。謚號恥及父母，爲

天下笑。罪當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

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并罪當行其被刑戮，不亦宜乎？此段諭以失人臣之節者有如是之辱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轉謂發軍興制悼不肖愚民之如此，謂亡逃故遣信使，誠信之

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衛使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罪當讓三老孝弟，讓責也漢置三

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已親見近縣，言城旁近縣已恐遠所谿谷山澤

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亟急也漢時縣有蠻夷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毋忽！所以告太

蘭亭集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永和晉穆帝年號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會稽今紹興山陰縣修禊事也。

禊晉係三月巳日臨水洗濯除去宿垢謂之禊羣賢畢至，指謝安孫綽鄰壘少長咸集。指王凝之輩九人此地有

崇山峻嶺，茂林脩竹，脩長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湍波流瀠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

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五句敘事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

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晤言與之相言論也此或因寄所

託，放浪形骸之外，言其放蕩無所拘束也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

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凡樂事總有盡時而及其所之既倦，之往情隨事遷，感慨係之

矣！及樂盡之後，回想從前樂處，總是一空，所以不能無感，此段說一時一事之感。

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言一俯一仰爲時甚近而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

隨化，終期於盡，言人命聽之造化，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語出莊子，德充符豈不痛哉？說入正意每

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契，約也。言古人死生之感，皆有同情。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

之於懷，喻猶曉也。言古人興感之文，而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莊子齊物論云：子惡乎知

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此一生之說也。又云：莫壽乎殤子，而彭祖後之視今，亦猶今

之視昔，言古今之人同歸於盡，後之視今，不悲夫！此段說死生之旨。

故列敘時人，敘在會錄其所述，錄所賦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

將有感於斯文！回顧上文作結，仍是感慨無窮。

答劉正夫書

韓愈

進士劉君足下：

辱箋，教以所不及。

先敘來書

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

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耶？

次敘

書之

當答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

言己之答人者不肯與世沈浮，故得名在此得謗亦在此。

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

師古聖賢

是爲文根柢

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

又問曰：『文宜易宜難？』

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

文以說理，理是則文亦是矣。

如是而已，非固

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

從是字轉出異字，蓋文惟其是然後可以

也。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因其文然

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此等用功不深，之文必無異處。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

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此字即指異字。不自於循常之徒也。循常之徒，是與世沈浮，不自樹立者。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又從異字轉出，能字惟其異，然後可謂之能也。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不因循，即不與世沈浮之意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或作當字。以此爲說耳。

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游於賢尊給事，正夫父名伯芻，曾官給事中，尊謂父也。旣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

答呂鑒山人書

韓愈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

史記：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爲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轅門。

公子上坐欲以觀公者。山人以公有問於己責其不以。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

天下而然耳。言信陵所以自下欲使天下之如僕者，自度聲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

言已所師者孔子，今世無可師之人，故不當自下此段駁來書信陵執轡之說。

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此句是一篇主腦。恐未礪磨以世事。礪猶磨也。樸茂是山人好處，然未歷練世事，恐

不適於世用。又自周後文弊，自周世尚文之後，其弊至於百子雜出。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宗謂道之宗派也。後

生習傳，雜而不貫。謂所學駁雜不能貫通其理也。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

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言當與之講說，使其去其非以歸於一是也。申明前所以問之意。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言非

若信陵欲以取士傾天下，假賓主之道，以與天下之士相市也。此段言所以不爲信陵執轡之故。

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鮮有自山出者。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

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全是阿曲事人伎倆。鮮有樸茂之美意者。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靡靡相隨順之

意。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言足下可用處，全在樸茂，隨順之

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言如足下之文學知識，公卿間多有之，安得使我自下如信陵乎？此段先揚後

抑，是訓勉山人之意。

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

山人容飾不足動人

率然叩吾門，

言無人爲之先客

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

不可謂無意者。

若是無意，必不能賞識於形迹之外

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

言天下如我之識足下者，能有幾人而猶以爲不足乎？

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

言其責我處，正是其樸茂處，不易得，故欲求之。

議雖未中節，其不肯

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

言其責我雖過，而以是立朝，必無阿曲之事可知。

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

三熏猶三齊請管仲於魯，比至三薰，猶三浴之，薰謂以香塗身也。

聽僕之所爲，

言將進之於朝也。少安無躁！

言山人不必亟亟也。此段先抑後揚，是激勵山人之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

墨翟之行，以喻浮屠

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

此指當時士大夫

夫之好佛者

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

此指浮屠之喜

揚子

雲雄

稱『在門牆則磨之，』

謂磨之使出也。頂上儒名儒行者。

在夷狄則進之。』

法焉。

此段言所以不絕文暢之意。

浮屠文暢，

浮屠僧也。文暢其名。

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

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

裝，行裝也。

得所得敍，

同序。

詩累百餘篇。

上得字，謂解其

裝而得之。下得字謂文暢得之指紳先生者。

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以上敘其喜文章之實。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

之者。聖人之道四篇之骨。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此段言文暢能喜文章，必可與語。聖人之道，故不肯以浮屠絕之。

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

君臣父子之懿，美也。文物禮樂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言文暢心

慕吾道，而爲浮屠之法所拘，未曾得學，故來謁吾徒而請之也。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

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此爲變換句式而作，此段申

式當爲而語之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流，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此段申

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此段申

以聖人之道而贈以浮屠之說者之過。

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禽獸夷狄四字爲後半篇之線索。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爲居宮

倒裝語法，居宮謂造居而居，食粒謂食種穀而食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

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措猶用也。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

之。言其道歷聖相傳，至於今而不絕也。今浮屠者，孰爲之而孰傳之耶？言佛爲夷狄之人，不知其傳所自也，此

非浮屠之無
來歷者可比

夫鳥，俛同俯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

之食。言弱者之肉爲彊者之食也。

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

耶？以有聖人出也。此段言聖人有功於生民，益見其道之不可易。

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言文暢雖爲浮屠，能慕吾

道而來，請於吾徒，則非惑亦非弱矣。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請，又嘉浮屠

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旣受原於王，難其守。

爲原擇守。問寺人教鞮，以昇趙衰。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溫、原、欒茅之

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教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教鞮卽寺人披也。教同勃。此段先敘本事立案。

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嬖近。卽寺人、嬖也。以忝

王命。一失。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寺人曰：處宮中。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

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文曲一筆伏下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賊害也。滋長也。況當其

時不乏言議之臣乎？謂可問之臣甚多也。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並爲指出當問之人。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

求，而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此段言其問寺人之所以失。

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應上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

豎刁，齊桓之寺人。則獲原啓疆，謂得原以開拓其疆宇也。適其政始，事在文公二年，故曰政始。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

以興，迹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冊與策通，文公冊受王策，命

爲侯伯。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即孟子所謂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景監，秦孝公之寺人。

衛鞅之得相，秦景監薦之也。宏石得以殺望之，宏恭，石顯皆漢元帝寺人也。蕭望之，元帝師，宏石迫令自殺。始之者，晉文公也。此段因

而推言信任宦官之失。

嗚呼！得賢人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

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暗指唐中葉之宦官。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不止

嘗藥，非弑父，盾不討賊，非弑君，春秋恐亂臣賊子有所藉口，皆書曰弑，所以警後世也。晉君之問守原，非信任敦鞮也。子厚謂後代信任宦官，實始於此。罪晉君亦所以警當時也。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

音樓曲背也。

隆然伏行，起貌。然，高。

有類橐駝者，駝，即駱駝也。

故鄉人號之橐駝。

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

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

先敘橐駝之所由名。

其鄉曰豐樂，在長安西。

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

種樹行樂者。

及賣果者，種樹謀生者。

皆爭迎取養。

言爭迎駝至家使移取樹而植養之。

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實以蕃。

其實樹大而盛，實多。

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

此段敘駝種樹之能。

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一篇之大意。凡

植木之性，其本欲舒，

舒其根而不曲，則枝葉易茂。

其培欲平，平則燥溼得中，無過與不及之弊。

其土欲故，不其易其故土，則

其築欲密。

根下之土，築之使密，則無顛覆動搖之患。

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

人功已到，則聽其自生，自長，所謂勿助長是也。其時也

若子，

時，晉侍種也。

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

此所以無不活也。

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

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

耗，損也。

非有能蚤而蕃之也。

此段從駝口中說出種樹之理。

『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

拳，曲也。則不舒，易更也。則非故。

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過不及，則失其平矣。

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又與勿動勿慮去不復顧者異矣。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是。不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也。吾又何能爲哉？此段說他植者不如駝之故。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說到正意。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

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憐愛也。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

植，督爾穫；三句耕令一。蚤繰而緒，繰音騷，繹繭爲絲也。緒，絲端也。蚤織而縷，布縷也。二字而幼孩也。遂而雞豚。

遂，長也。鳴鼓而聚之，擊木鐸而召之。恐民不能周知其令，故又聚之。召之正是若甚憐意。吾小人輟饔飧以勞吏者，

且不得暇。餐，朝食也。夕食也。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以上申言若甚憐焉而卒以禍。則與吾業

者，其亦有類乎？此段說官吏煩民之弊，揭出此篇正意。

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結明作傳之旨。

袁州學記

李觀

皇帝二十有二年，時爲仁宗改元，慶曆之四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竭